

# 母愛的代誌

水邊◎書導



# 十字架， 會走路

王念祖

從美國回臺灣的旅途中，我心中一直惦念著兩天前才接到的消息：八十七歲的老母親因患肺炎進了醫院。時光隨著嗡嗡的飛機引擎聲倒退了四、五十年，耳中傳來一群孩子童稚的聲音：「十字架，會走路；十字架，會走路……」

南台灣的岡山，大蒲扇驅不走仲夏夜的悶熱。媽媽對付我們這群蘿蔔頭的妙方就是領著家中及左鄰右舍的七八個孩子，散步到空軍官校的俱樂部，去看中場以後就可免費進入的電影。中場之前的電影劇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個不用對號的好位子，享受吊扇吹來的涼風。電影散場，孩子們唱著童謠，高興的往回家的方向走。睡眠惺忪的我，仗著老么的得寵，吵著要媽背我。怕引起不平紛爭的媽媽，總是指著路邊一排樹影後教堂屋頂的十字架，對我說：「快看，十字架，會走路！」然後孩子們就一同大聲念著「十字架，會走路！」我就緊緊地握住她的手，滿意的繼續前行。

媽媽的手，是我小小世界的全部。每晚我要入睡前，無論多忙碌，她都會放下手邊的事，坐在床邊，讓我抓住她的手，把臉貼在她圓潤柔軟的小手臂上；這樣我才能進入童話的夢鄉。可憐的媽媽「咬她的手」是我撒嬌與興奮時的習慣動作。不顧爸爸及我其他兄姐疼惜的打抱不平，媽媽總是笑嘻嘻的說，不痛，不痛。當我傷心哭泣時，她會伸出白晰的手臂來引誘我：「要不要咬一口啊？」讓我破涕為笑。五歲時，有次媽媽生病發燒，我坐在她的床頭，抓住媽媽的手，不管爸爸怎麼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我就是不肯離開去吃晚飯。媽用病弱的聲音逗我說：「媽要是死了，你以後沒人可以咬，

那怎麼辦喃？」在我號啕大哭聲中，媽忙安慰著說，「別怕，別怕，媽死了就把手手留給你」，我才慢慢止住了哽咽。

到達醫院病房時，鼻腔插著胃管，臉上罩著氧氣，腳上吊著點滴的媽媽，正在與看護及護士奮力的掙扎著。爲了防止她一再地把胃管拔出，她們必須把她的手戴上使指頭不能彎屈的護套，又把她的手腕用布繩綁在病床兩邊的護欄上，使她雙手無法碰觸到自己的身體。失智多年的老母親，早已無法理解任何人的規勸。她微弱的喃喃福州語音，即使是身爲兒女的我們，把耳朵貼附在她的唇邊，仍不能分辨出她說的一言一語。但是，懊惱與憤怒卻毫無掩飾的寫在她的臉上。心疼媽媽的兒女們，衝到她的床邊，把她手上的一切束縛鬆了開來。緊緊地握住她乾枯瘦弱的手，我俯身親吻，想要用我的淚水浸潤這曾經是我生命全部的小小世界。

心智年齡已經退化到幾近嬰兒的母親，雙手被鬆綁後，拿著她最心愛的玩具小熊，不斷的輕輕親吻。我伸出手臂，環抱著她，想要問她，「要不要咬一口啊？」她的臉上漸漸露出了笑容，雖然我仍然聽不懂她孤獨世界的獨白，但我知道她已不再害怕了。

低下頭，我附在她的耳邊輕聲的說：「十字架，會走路……十字架，會走路……請你扶著媽媽慢慢的走……」



**我親愛的媽媽：王林美瑛**

**出生年：民國 10 年**

**居住地：臺灣，新北市**

**給媽媽的話：**

媽媽，送你這首為妳寫的詩：

請再珍愛我片刻

呵護於你掌心

如我盛開時

雖已凋零

葉枯黃

花瓣

落

愛

依然

情仍熾

也曾風華

獨佔枝頭時

燃燒全部生命

燦爛花開只為你

# 傻孩子的幸福

邱子巍

清晨四點，身形有點佝僂的女性，將床邊的水盆拿到外頭潑了出去，看著床上正安詳睡著的小孩，替孩子將棉被重新蓋上之後，她輕輕的鬆了一口氣，幾小時前，小孩子還因為惡夢，受到可怕的驚嚇而大叫著，這可讓她忙了整個晚上，將水盆放下之後，靠著房間外面的藤椅，隨便拉了條毛巾就這樣蓋著睡著了。

打開家中的門，時鐘顯示著晚間八時半。學校的練習太過繁多，我尚未吃晚餐，三伯送我回家，奶奶見我臉色不對，端著一鍋剛煮好的炒飯出來，說著：「快點吃吧。家裡今天沒剩甚麼菜了。」這時候，我赫然發現，奶奶以前黑灰的髮絲，當下看起來又更加雪白了許多。奶奶說完之後，就轉身進去自己的房間休息去了，只剩我跟三伯兩個把那鍋稍微溫過的炒飯，拿來祭拜自己的五臟廟。客家的炒飯本來就有點鹹，但是，今天的炒飯除了鹹之外，還多了一種不同的溫暖。

她，是我的奶奶，從小就一直扮演著我的母親。

「這次考試考得怎麼樣？」蒼老的聲音問著

「還沒到考試的時間，大學以後的題目可不像以前國小、國中那樣簡單了。」「那要好好加油喔。」蒼老的聲音以溫暖的語氣說著。

我騎上了摩托車離開了狹窄的巷子，準備筆直的向著風城出發。

「甚麼時候要回來啊？」

「這禮拜五上完課以後就回去了。」

「回家前先去買兩隻小烤雞回來，今天家裡人比較多。」滿頭白髮的女性將三張國父塞進我的口袋之中，輕聲的跟我說：「這兩隻烤雞我出錢，多出來的部分你好好的運用。」那慈藹的表情讓我眼眶中含著淚水。

那天，天氣雖然滿是烏雲，但我依舊享受著陽光。

「爲什麼就不能先把作業寫完再去看電視呢？」奶奶手上的籐條依舊，但卻難以像從前一般揮舞。

「爲什麼就不能再長進點？」責罵的字詞衝擊小孩滿是淚水的臉龐，但流淚最多的卻是奶奶。

「爲什麼每次都這麼沒有記性？東西都要我們幫你送過去？」電話的一頭比求救的我還更要緊張、擔心。

「請祖先保佑那個傻瓜不要考差了，可以早點平安回來。」年老的女性虔誠的向祖先牌位拜了一拜了，點支香之後插在香爐裡頭。

「你就會胡說八道！甚麼這次題目很難，你真的跟你爸爸一模一樣，都只會騙人！」看著戶頭裡頭多了五千元，我接到了通電話，聽著另一頭開玩笑似的責罵。

她，是我的奶奶，從小就一直扮演著母親的角色，爲了將我幼年缺少母親那份空缺補上，奶奶花費了不少的心血，而我這個傻瓜卻何其有幸地成長茁壯。

母愛是女人心中簡單、自然、豐碩、永不  
衰竭的東西，就像是生命的一大要素。

——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法國19世紀著名作家，  
法國現實主義文學成就最高者之一



**我親愛的媽媽：**邱羅德妹

**出生年：**民國 28 年

**居住地：**臺灣，苗栗縣

**給媽媽的話：**

感謝長久以來都是妳在支持我，如果沒有奶奶，我也不會有今天的  
成就，真的！奶奶，妳辛苦了！

# 親情堆砌而成 的人生

曾慶正

前幾年，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期，感情挫折、考試失利，意氣用事的我，離開了溫暖的家，想一個人靜靜，獨自在外租屋。

父母很擔心，特別是媽媽，惦記著我的三餐溫飽、掛念著我身體安危。搬家前夕，親手幫我打包了冬夏寢具，又再三囑咐我千萬注意安全，一有空就多回家。

記得小時候，國小上學的第一天，媽媽帶著遠從屏東北上的外婆，同我辦理入學，期勉我為學能學貴慎始，在衣食無虞的環境認真努力。天真的我，也笑著與外婆約定：「大學畢業時，再頂著學士帽給他老人家撥穗。」此後，母親將承諾掛在嘴邊，每每提點我「莫忘初衷」。

然而，國中時期的我，個性開始叛逆，加上脾氣剛烈，在學校裡惹出不少麻煩事，有次逞凶鬥狠打架，鬧到學校老師通知父母到校，雖然如此，我也不以為意，心想著父母平常工作繁忙，怎能有空特地跑來一趟，我得意得很，隱隱竊喜。

天曉得，媽媽第一時間搭車到了學校，臭罵了我一頓，還向師長與同學賠罪。我仔細看了看媽媽的神情，眼眶泛著微微的淚光，彷彿充滿了愧疚，那一瞬間，我還真有些許的難過與不捨。

回到家後，不免一頓責唵。

「我說正正啊，你知不知道，媽媽小時候要唸書是很困難的，外婆和媽媽住屏東鄉下，早上五六點要去山裡砍樹枝，再背著那些樹枝，走好幾十里的山路，拿去燒製木柴的工廠裡換錢，就這樣，用勞力與時間換取微薄的收入，哪裡像你這麼幸福，想唸書就去唸



書……」

十多歲的我，不了解這段話的含意，只覺得囉唆煩人，時代不同了，媽媽的老舊思維，根本不合時宜，這年頭誰還上山砍柴，講這個故事也太好笑了。

往後的日子，我仍舊故我。高中時，書愛唸不唸的，隨意考了間私立大學唸，對現狀的滿意，卻遭致媽媽的疑慮。

「正正，社會上是很競爭的，你每天玩，沒有自己的專長，怎能養活自己？又怎能安身立命呢？」說著說著，媽媽又表露擔憂的神情，我看著她的難過，自己也難過了起來。

想想自己國高中這幾年來，頹廢度日，落得一事無成。每晚返家，媽媽工作辛苦，卻還撥空準備晚餐，看著桌上的四菜一湯，我突然毫不猶豫的狂吃了起來，從來不知道這是親情的感受，吃在嘴裡、暖在心裡。才發現，所謂的「幸福」，就是「充滿關懷的家庭」。

那一刻起，我傾全力準備轉學考，期盼擔任「高中教師」為人生目標，不願放棄自己，也不願意辜負母親的期許。

而後，如願踏入和平東路的師大校門，將自己比擬作人形海綿，全力在這新環境吸取新知，建立積極進取的人生觀。除國文本科外，還選修了兩個學程，冀望自己學習再學習。

大學畢業了，但外婆卻沒辦法來，我將拿到的畢業證書，在外婆的墳前火化送給她，當成是我當初的承諾與一份緬懷。

作人子女的總是要等到自己也為人父人母時，才能體會父母的苦心。過往，媽媽任勞任怨的照顧我，辛苦打理著家中的一切，從她

身上，讓我深刻地了解風霜侵蝕的苦，還有一種無怨無悔的精神。

驚覺掬指，流金已逝，青春漸去，回想自己的人生，是親情堆砌而成的，提攜我的父母，特別是媽媽，總有多一分的關懷，我永遠不敢忘記。



**我親愛的媽媽：潘清美**

**出生年：民國 47 年**

**居住地：臺灣、台北市**

**給媽媽的話：**

雖然妳兒子現在還是懵懂、還是幼稚，甚至一點都不成熟，但終有一天這些人生道理我都會了解的。媽媽，謝謝妳對我們三兄弟無私的付出與包容，真的謝謝妳。